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九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五　雜記二十五

碧湖雜記　闕名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猒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

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饕為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熈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熈二年庚申歳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葢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曽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

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簒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熈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熈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熈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元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衆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于春又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宫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彦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

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内有玉華閣即
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宫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
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
别置妃位畫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
容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
瑶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
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
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内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

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
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真軒内煖如春只
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
而至閤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
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令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當
時思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于天寶之季
此可為萬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

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為撫州參軍淵明呼為周掾亦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京州羌寇反掠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輙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為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為坦腹頗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名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令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為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謡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六 雜記二十六

錢氏私誌 宋錢世昭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

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啟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翊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尚主令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啟聖親見之事乞賜名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

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捎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壻上云是箇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

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宫人飲罷内侍復引至宫門各以仗下御馬一匹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宫及入内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晝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

賀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為念為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

服之盛歆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静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内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壽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

享壽七十有九

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瑙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鑄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末至何

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横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償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吴越又於歸田録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

者為怨歐後為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内翰伯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名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髙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

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
畧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
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
豈可虗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
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
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日
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
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

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髪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髙明遠識洞鑑古今知國

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衆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云你幾箇怕壞了活人我幾箇幾

時能勾託生覩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名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絶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朶殿云皇帝呼内侍要唾盂閤門彈

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黿山須還他曼卿佛牌爲第一米曰恁地時黿山却且做第二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

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刼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吃飯處痾屎剌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

麼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顚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顚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

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

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涌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黄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賀正色云只為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内讀周易聞其弟學士

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喫虀煮飯是為甚底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鑑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

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效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痁疾臨終戒左右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絶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

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讁限已盡不得少留寃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

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云

叔父太尉貽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貽敬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姪廸功郎秀州嘉興尉世貽序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七 雜記二十七

遂昌山樵雜錄 元鄭元祐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晳如滿月冠巾圍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

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驩既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因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顙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葸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名中書省臣以為張哥

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于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内宣恩命憒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貫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

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吴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為余言巴延丞相先鋒兵至吴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名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名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

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甞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叩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吴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

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罕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閧扣戶聲問為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

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
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畢
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閬州王高
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
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
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瞢瞢
瞇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縣役而猶
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

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温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贋其眞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輙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温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内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重駃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輙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祲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抛棄

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劒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為具賞犒募勇士樹皁纛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

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閒賂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

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劒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惋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

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刻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殁而子瑛駃元鎮出應門户不勝州郡之朘剥也皆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刓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為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馬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輙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踈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攄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為板刋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

世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䭾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賛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睛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内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能相人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姻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遥見即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

即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

賸遺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啟漫不省即

遝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拉齊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揺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滚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拉齊烏拉齊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揺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蟥精也遇之者輒

為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畧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塘初内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来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

和靖先生豈有頷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砚鐫和靖

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濵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令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頥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諱祐守天錫為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横人稱為趙總把家國家每歳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

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賭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閻宛丘之父問囚為誰囚顰蹙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其城破為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于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

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殁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為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予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二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八 雜記二十八

高齋漫録 宋曽慥

太祖皇帝旣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

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寜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黄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乳餹獅子兩箇時内外已歎仰后德為不可及也

元豊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

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及至乃設

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温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晳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户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説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証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

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甞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敘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貶眼上将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為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徧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更有看三徧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强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

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為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髙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

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絶壁萬仞岸甚狹横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二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九 雜記二十九

桐陰舊話 宋 韓元吉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

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丸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

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斵石為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為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旻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繖自蔽率以為常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剖氈為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

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凡訪及也趙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繡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為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名為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

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貳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況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為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騭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擿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宫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為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為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陜右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為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為夫婦而父母強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耶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

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

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地苐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波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别痛飲達旦及叙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契丹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三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畧三十 雜記三十

霏雪録 闕名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還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

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駕則駕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出法苑

如試舍利孚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其階守其官以其階行其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羮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牧菴澧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藉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藉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宫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温公編通鑑時手稾續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温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

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錬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兢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錬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歴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衙有延春閣

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歳山廣寒殿内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没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歳久剥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為淛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

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淛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名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

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其欲竊神器偽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爐為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遺貫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

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覩其文有譎氣目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櫟奭舟丐以為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鷗波亭供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

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為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為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别墅以貯家人

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

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絶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樊昌髙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産子四五人皆龜胷傴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縳葦席而居其婦産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昻縮類所謂夜义者蓋産

婦依止土偶便禀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子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某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傜役門户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

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别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别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為妄人侮惑如此大可為戒

木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煑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為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

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令人生子而形残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

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别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餖飣唐詩縝密宋詩逗漏唐詩温潤宋詩枯燥唐詩

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絶句有重複字而不郵者如杜牧華清宫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臨川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别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旱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囦字子囦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户國初

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噭以為無愧古人厥初師董源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祕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為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亙用黄白粉青紫四色未甞用緑色者葢緑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黄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録于此云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

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黄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

往貧人以楮鏹來貿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板掘土為坎舁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

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猺開桑弓可久挽之而
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黄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
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
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云云
不為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
是為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即回二僮相視
默默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

曰此行不可逾旦夕矣欲已耶余謂皆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令夕非附軍器船即官艖船也僮曰果官艖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基王公其莅潮江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内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歴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為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馬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㴱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棊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沓僧善相在佛寺見三僧與寺主別沓僧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沓僧亟令名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曰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夘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温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

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子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閒竊從人學泅沒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騰去即向

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彰三種瀵魚皆能變虎鯊越州馮裱褙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箸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

名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其八世為將令

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𣷚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㝠獄夜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乗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隠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挐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壁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誤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陂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圓有横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爛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各為小窖别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

縱入其穴則銜黄鼠啄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貍謂之風貍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味獨勝他貍宜糟食尤佳

蟳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宫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

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揺動不如烹肯入

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録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襆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襆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

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愬官不知主名名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盂也蓋于姓也密令隷人徃蹤跡之久而不得隷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製餅鼓其槌作的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刼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

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朞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為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

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四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畧三十一 雜記三十一

東園友聞 闕名

音見周草䆫先生升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

賢地位也草牕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丘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為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戯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虎丘戯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覩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錠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裏謳吟猶是鍾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僧格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爾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舒固爾齊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爾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爾又欲言僧格耶公曰然臣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僧格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

亂鳴閤閤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憒憒蛙忍惱人邪可徃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以廣異聞至正庚子七月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丘眞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

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輙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窻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鮮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令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

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輙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畀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廵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叙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

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惶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為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顧德玉檇李人也其父南山喈浮屠至舍其居為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為營棺槨以斂之凡附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屨俾其子若妻曁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壠壠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為師服心

喪未聞為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為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噺毒其父父死

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郡長茂瑪哈者始莅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筭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其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亦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于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踝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

訟道里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者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内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甞遊吴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

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瓊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

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禄蓋為
北臣大難既至刧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
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
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
丞相偏師徇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
千夫長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
被汙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
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

挈行至嵊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抛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迹如始寫時不為風雨所剥蝕僕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嵊丞謝端為之立祠刻碑於死所巴延台哈布哈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之鄉人私表曰貞

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噫使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絶故舊

是為御史而墜一常其可乎寧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

吏赧然謝服而退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

自大小篆隷以至外化番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

録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庫哩子山平章公庫庫見訪語

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喉音有音無字字為首先生

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

平章甚善其説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葢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名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

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侶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侶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侶手侶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侶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隋馬死即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

刺史上佁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

脫一日虜必欲强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
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畢赴池水
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闋于府壁云漢上繁華
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窻朱户十里爛銀鉤一旦
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
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
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
千里夜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蘄王府

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聚先生亦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是夕李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

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于兵薛氏屋復為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畒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為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後穆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

曰羣蛙自此毋作聲於是寂然至今絶無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賈谷邵煥識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譸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有源委近僻處江村

嘉言曰無鬩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如已女豊其匳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隔於兵重為斯文惜（筼谷鄧煥識）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為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紿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紿已怒

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冬楊璉眞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斵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劵

行貸乂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斵文木為櫝紉黄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絶地以藏為文而告諸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下令裒陵骨雜置馬牛枯骼中造塔錢塘以内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唐之高誼由是玉

潛義風震動唇復有夢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其二曰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其四曰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髑形南

面欲起語野甗尚純朿何物敢盜取餘花總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蜿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䕶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温如温如乃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之華亭夏顧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五